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十四回 賀蘭山知節議親 洞房中公主盡節

詩曰：奉旨番營去議親，康王心喜口應承。

屠封送女成花燭，結好唐君就退兵。

眾公爺拜過，小英雄也拜了一番。那時朝廷傳旨大排筵席，欽賜眾公爺、小爵主等。御酒已畢，朝廷開言叫聲：「程王兄，前日你去時，寡人見你獨馬蹏進番營，營頭不見動靜，害得寡人吊膽提心，實不知其詳。只道王兄死在營中，那知卻到了長安。你如今把出番城到長安討救事情細細講一遍。」

咬金道：「臣到忘了。臣蒙徐老大人美薦，奉旨單騎討救。我原不想活的，所以拼著命殺進番營。連臣也自不信，一進番營使動斧子比前精得多了，他們什麼祖車輪不車輪，手中使動大斧砍一斧來原利害不過。再不道臣的斧子如有神仙相助一般力也大了，就被臣這柄斧子去架得一架，他就翻下地來。」

這些番兵那敢攔阻我的去路！被我搖動斧子，殺出番營，討得救兵到此。要萬歲爺封我一字並肩王。」徐茂公說：「陛下在上，這程咬金有欺君之罪，望我王正其國法。」咬金說：「你這牛鼻子道人，你屢屢算計我這條老性命。我有什麼欺君之罪？」茂公冷笑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你當初怎樣殺出番營，怎樣到長安討救？你直說了，算你大功，你是隨口胡言，好像沒有對證的。說什麼祖車輪斧法不如你，被你架落塵埃。只怕你倒說轉了，分明你被他架下塵埃有之。」咬金說：「你賴我並肩王倒也罷了，怎麼反說臣討救也是假的？我若跌下番營，人已早早死了，救兵那裡來的呢？」茂公道：「我問你，謝映登你可見不見？」咬金聽說，心內吃驚，當真二哥是活神仙了。假意說：「二哥，你一發問得奇，那裡見什麼謝映登？若說謝兄弟當初走江都考武，他解手就不見了。你為何如今倒假作不知起來？」茂公說：「你現在此謊君。這番營內好不利害！你年已六旬，若沒有謝兄弟相救，你焉能到得長安，活得性命？如今反在陛下面前稱贊自能，分明一派胡言。刀斧手！與我把這謊奏欺君的狗頭綁出午門，以正國法！」兩旁刀斧手一聲答應，嚇得咬金魂飛魄散，慌忙說道：「望陛下恕罪！果是謝映登相救，待臣直奏便了。」朝廷喝退刀斧手，說：「程王兄，且細說與寡人知道。」咬金把謝映登為仙搭救情由細細的講了一遍，眾公爺大家稱奇。茂公說：「何如？陛下，程咬金謊奏我王，其罪非小。須念他一番辛苦，到長安討了救兵前來，將功折罪，沒有加封。」咬金說：「我原不想封王的。」大家一笑，各回衙署。不表。

且講那咬金一到明日，打點要做媒人，將要上朝，見了羅通說道：「姪兒，為伯父的今日奏知陛下與你作伐，前往賀蘭山去說親。」羅通大驚說：「伯父，這賤婢傷我兄弟，還要雪仇。怎麼伯父要去說親，我羅通稀罕他成親的麼？」程咬金說：「你既不要她，為何在陣上訂了三生，立下千斤重誓，故此肯與你出力？」羅通說：「這是我原是哄他的。因要救陛下龍駕，與他設訂三生的。」咬金說：「暖，姪兒，為人在世，這忠孝節義都是要的。你既要與兄弟報仇，不該與他面訂良姻。屠爐公主有心向你，也有一番在賀蘭山懸望。你若不去，必要全他手足之義，這男子漢信行全無，從來沒有這個道理！如今為伯父的作主，自然與你完聚良姻。」說罷，竟上銀鑾殿俯伏塵埃，啟奏道：「陛下龍駕在上，臣有一事冒奏天顏，罪該萬死！」朝廷說：「王兄有何事所奏？不來罪你。」咬金道：「陛下，那赤壁寶康王有位屠爐公主，生來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前日在黃龍嶺與羅賢姪約下良緣，撇去飛刀，退到木陽城。就是賢姪殺四門，被元帥祖車輪困住，險些喪了性命。幸虧公主相救，領引我兵馬衝踏番營，心向我主，與陛下出力，也有一番大功勞。伏望我皇降旨，差使臣官前去說盟做媒。未知陛下龍心如何？」朝廷聽說大悅，說道：「如此講起來，寡人倒虧屠爐公主女暗保的了，何不早奏？就命程王兄前去說親作伐罷！」咬金見太宗允奏，說：「領旨。」

那羅通慌忙俯伏奏道：「父王在上，那屠爐女是兒巨大仇人。我兄弟羅仁才年九歲，與父王出力，傷了鐵雷八寶以後，開兵死在賤婢飛刀下，可憐斬為肉泥而亡。兒臣還不與弟報仇，反與他成親，兄弟陰魂焉能瞑目？望父王不要差程伯父去說親。」朝廷說：「他既傷了你兄弟，為何又在陣上交鋒與他訂起良緣來呢？」羅通說：「兒臣怕他飛刀難破，所以與他假訂絲羅，要他撇去飛刀，救得陛下龍駕，方與他成親。故而他退至木陽城，引我人馬大破番營。這是要救父王之困，哄騙言辭。兒臣豈是貪他的麼？」朝廷說：「王兒，不是這說。既他傷了二御姪，你欲報此仇也是大義，就不該與他陣上聯姻了。他既把終身托你，暗保我邦大獲全勝，也有一番莫大的真功勞與寡人也。這信字是要的，若不去說親，他在賀蘭山懸望，豈不是王兒忘了恩情？就是傷了二御姪，也算為國家出力。兩國相爭，各為其主，乃是誤傷。以後你被祖車輪元帥圍住，屠爐公主若不相救，王兒焉能得脫此難，逃得性命？也算有恩與你，這恩與仇兩下俱可抵銷得來的了。如今不必再奏，寡人作主決不有誤，程王兄速速前去說親。」程咬金領旨。如今羅通不敢再奏，只得悶悶然立在一邊。

這一回，程咬金把圓翅烏紗在頭上按一按，大紅蟒袍在身上邊拎一拎，腰裡把金鑲玉帶整一整好。出了銀鑾殿，跨上雕鞍，帶領四員家將，離了木陽城，一路行來，到了賀蘭山上。有把都兒們一見，說：「哥哥兄弟那，那邊行下來的是什麼人，我們這裡沒有這個官員，想必大唐來踏營剿滅我山寨麼？」那一個說：「暖！兄弟你又來了。若是剿山寨有人馬來的，如今只得五人，又無器械，那裡象是踏營的？我們且扣住了弓箭，問一聲看。」那個又說：「得，哥哥講得不差。」大家扳弓搭箭，喝聲：「呔！來者何官？少催坐騎，看箭哩！」那個箭不住的射將過來。程咬金把馬扣定，喝聲：「呔！

營下的！快報與康王狼主知道，今有大唐朝魯國公程咬金，有國家大事要來求見你邦狼主，快些報進去！」

這一邊，小番報進來了：「報啟上狼主知道，有大唐朝來了魯國公程咬金在山下。」康王聽言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說：「住了。他帶領多少人馬來？」

小番說：「人馬一個也沒有，只帶四名家將，五人來的。」康王說：「可有兵器？身上還是戎裝還是冠帶？」小香道：「也無兵器，也不戎裝，卻是文官打扮的紗帽紅袍。」康王道：「他對你講什麼？」小香道：「他說：『快報你們狼主千歲知道，今有大唐朝魯國公，奉旨有國家大事要來求見你們狼主。』」康王聽見此言才得放心。便叫聲：「丞相，他們得勝天邦，孤只等他兵馬來，就要投順的。為何反不統兵，倒是文裝獨馬來，善言求見，不知有何事情？丞相不要輕忽了他，好好下山去接他上來。」屠封說：「臣領旨！」他就整頓朝衣，出了營盤，後隨四名相府家人，滔滔的下山來了。

有小番喝道：「那一邊天朝來的魯國公爺！請上山來，相爺在此迎接。」

程咬全聽見，把馬帶上一步。有屠封丞相趨步上前說：「不知天邦千歲到來，有失遠迎，多多有罪！」咬金一見，滾鞍下馬，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孤家有事相求，承蒙丞相遠迎，何以敢當，請留台步。」二人攜手上山。底下有兩名家將帶住了馬，這兩名跟隨了程咬金上賀蘭山來。進入御營，程知節一揖說：「狼主駕在上，有天朝魯國公程咬金見狼主千歲。」這康王一見，連忙走下龍案，御手相攙，叫聲：「王兄平身。」取龍椅過來。咬金說：「狼主龍駕在上，臣本該當殿跪奏才是。奈奉君命在身，又蒙狼主恩旨，理當侍立所奏，焉敢坐起來！」康王說：「蒙王兄到孤這座草莽山中來，必有一番細言，自然坐了好講。」咬金說：「既如此，謝狼主台命！」他就與屠封丞相兩下分賓主左右坐了。有當駕官烹茶上來。用過一杯，康王就問說：「王兄，魔家錯聽祖元帥之言，一旦冒犯天朝聖主，今為失機敗將，悔之晚矣！今見了王兄，自覺慚愧無及。」程咬金叫聲：「狼主又來了！只因番兵利害，困住四門，我主無法可退，故此使臣到長安討救兵。那些小爵主們年幼無知，倚仗少年本事，傷了千歲人馬幾千，有罪之極！」康王說：「王兄說那裡話！魔家在營門正欲獻表降順，不知王兄奉旨所降何事？」咬金說：「狼主在上，臣奉旨而來非為別事。只因萬歲有個乾殿下，名喚羅通，才年一十四歲，才貌雙全，文武俱備，還未聯就姻親。我王聞得千歲駕下有位於公主，貌若西施，武藝出眾。意欲與狼主結成秦晉，訂就良姻，以成兩國相交之好。未知狼主龍心如何？」康王聽言大喜，說道：「王兄，敢

蒙天子恩旨，理當聽從。但魔家是敗國草莽，就有公主，只當山雞、野雉一般。聖天子是上邦主，乾殿下似鳳凰模樣，這叫山雞怎入鳳凰群？既蒙聖主抬舉，待魔差屠丞相送公主到木陽城來，服侍殿下便了。」咬金大喜，說：「既承狼主慨允秦晉之好，快出一庚帖與臣去見陛下，選一吉日奉送禮金過來。」康王吩咐取過一個龍頭庚帖，御筆親書八個大字，付與咬金。咬金接在手中，辭別龍駕，出了御營。

屠封送至山下，咬金叫聲：「丞相請留步，孤去了。」那時跨上雕鞍，帶了四名家將，竟往木陽城來見駕。俯伏銀鑾殿階下叫聲：「萬歲，臣奉旨前往賀蘭山說親，前來繳旨。」朝廷說：「平身。此去，番王可允否？細奏朕知道。」咬金說：「陛下在上，臣去說親，番王一口應承，並無一言推卻，候陛下選一吉日就送來成親。」朝廷大喜，說：「既如此，明日王兄行聘，著欽天監看一吉日與王兒成親，擇在八月中秋戌時結姻。」

光陰迅速。到了八月十五，這裡朝廷為主，準備花燭；那邊康王命丞相屠封親送公主到木陽城內。來到北關，元帥秦瓊出來迎接，接人午門，同上銀鑾。屠封上殿俯伏說：「南朝天子在上，臣屠封見駕，願陛下聖壽無疆！」

貞觀天子叫聲：「平身！」降旨光祿寺設宴，尉遲王兄陪屠丞相到白虎殿飲宴；命秦瓊、程咬金到安樂宮與殿下結親。羅通跪下叫聲：「父皇在上，屠爐女傷我兄弟，仇恨未消！怎麼反與他成親？此事斷然使不得。望父皇赦臣違逆之罪。」朝廷聽言，把龍顏一變，說：「哇！寡人旨意已出，你敢違逆朕心麼？」羅通見父皇發怒，只得勉強同了秦、程二位伯父安樂宮來。教坊司奏樂，贊禮官喝禮。午門外公主下轎，二十四名番女簇擁進入安樂宮，交拜天地，拜了大媒程咬金，拜過伯父叔寶，然後夫妻交拜一番。只不過照常一般，人人皆如此的，不必細說。叔寶、咬金回到白虎殿，與屠封飲酒。

不表白虎殿四人飲酒。再講羅通，吃過花燭，光祿寺收拾筵席。番女服侍公主過了，退出在外，單留二人在裡面，好等他睡。羅通一心記著兄弟慘傷之恨，見公主在眼前，怒髮衝冠，恨不得一刀兩段。胸中火氣忍不住，起來立起身大喝道：「賤婢啊，賤婢！你把我九歲兄弟亂刀砍死，冤仇如海！我羅通還要與弟報仇，取你心肝五臟祭奠兄弟！此乃大義。虧你不識時務，不知羞丑。賤婢思量要與我成親，若非還我一個兄弟，也不要你這一個賤婢配合！」公主聽言，心內大驚，火星直冒，羞丑也不顧，叫一聲：「羅通阿，羅通！好忘恩負義也！前日在沙場上，你怎麼講的？曾立千斤重誓。故我撇下飛刀，引進黃龍嶺，共退自家人馬，皆為如此。到今日你就翻面無情了！」

羅通說：「這怕你想錯了念頭。我立的乃是鈍咒，那個與你認起真來！人非草木，我羅通豈可不知你領我兵殺退自家人馬。只算將功贖罪，不與弟復仇，饒你一死，就是我的好意了。豈肯與你這不忠不孝的畜類番婆成親？你父屠封現在白虎殿，快快出去隨了他退歸番國賀蘭山，饒你一命！如若再在宮中，我羅通就要與弟報仇了！」公主道：「羅通！何為不忠不孝？講個明白，死也瞑目。」羅通說：「賤婢！你身在番邦，食君之祿，不思報君之恩，反在沙場不顧羞恥，假敗荒山，私自對親，法辱宗親，就為不孝；大開關門，誘引我邦人馬衝踏番營，暗為國賊豈非不忠？」公主一聽此言，不覺怒從心起，眼內紛紛落淚，說：「早晚羅通是個無義之輩，我不心向於他邦。如今反成話柄，到來反駁我不忠不孝。罷了！」叫聲：「羅通！你當真不納我麼？」

羅通說：「我邦絕色才子卻也甚多，經不得你看中了一個，也為內應，這座江山送在你手裡了。」公主聽見暗想：「他這些言語，分明羞辱我了。那裡受得起這般讒言惡語，難在陽間為人。嗚！羅通阿，羅通！我命喪在你手，陰世絕不清靜，少不得有日與你索命！」，把寶劍抽在手中，往頸上一個青鋒過嶺，頭落塵埃！可惜一員情義女將，一命歸天去了，羅通見公主已死，跑出房門，往那些殿亭遊玩去了。

次日，幾名番女進房來一看，只見鮮血滿地，人為二段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大家慌忙出了房門來報屠封。屠封才得起身，與尉遲恭、秦、程三位用過定心湯，要同去朝參。只見幾名番女擁進殿前，叫聲：「太師爺，不好了！公主娘娘被羅通殺死。還不走阿！」屠封丞相聽見，魂飛魄散，大放悲聲。也不別而行，出了白虎殿要逃性命了。敬德等三人聽報，嚇得頓口無言，好像掉在冷水內，說：「不好了！果有此事，屠丞相放不得去的。」便叫聲：「老丞相不必著忙，快快請轉！」這屠封那裡肯聽，匆匆然跑往外邊去了。

三位公爺心慌意亂，說：「這小畜生無法無天的了！」大家同上銀鑾殿。朝廷方將身登龍位，秦、程二位奏道：「陛下，不好了！」如此恁般。驚得朝廷說：「反了！反了！有這等事？寡人御旨都不聽了。快把這小畜生綁來見朕！如今屠封在那裡？」三位公爺說：「陛下，他才出午門去了。」叫聲：「尉遲王兄，快與朕前去宣來。」尉遲恭退出午門，趕到北關，見了屠封叫聲：「丞相，聖上有旨請你轉去，還有國事相商。」屠封聽見此言，又不敢違逆，只得隨了尉遲恭到銀鑾殿上，連忙俯伏，叫聲：「萬歲啊！臣有罪。顯見公主得罪天邦殿下，臣該萬死！望陛下恕罪草莽之臣一命。」朝廷叫聲：「丞相平身。卿有何罪？寡人心內欲與你邦：結成永遠相和好，故求公主聘羅通。」